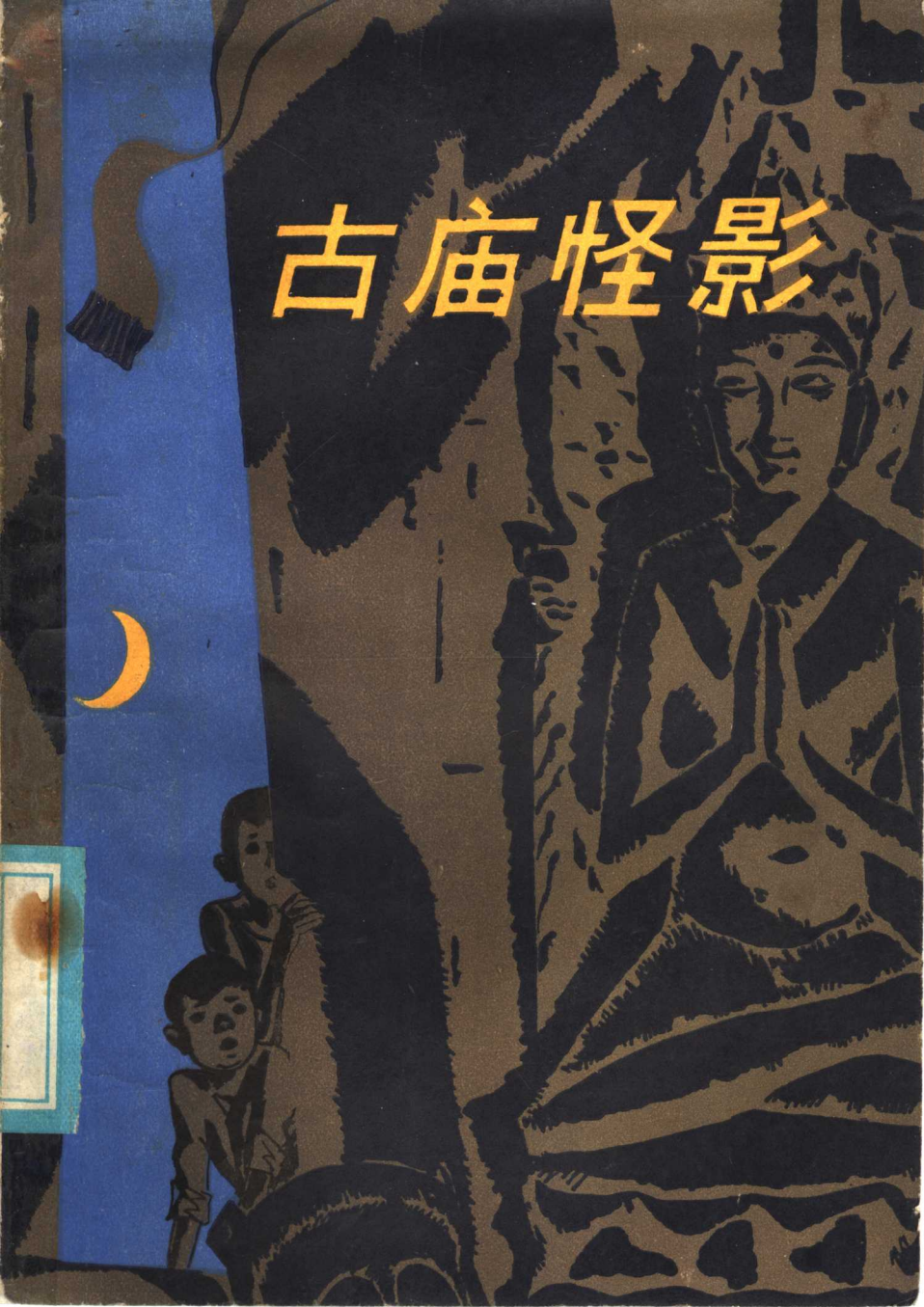


古庙怪影





市庙怪影

钟鸣 今

河南人民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在一座元朝建立的古庙里，珍藏着一部套色经卷，是我国灿烂的文化遗产之一。一九六六年，有几个盗宝贼，恣意破坏这个国家重点保护的文物单位，妄想把古经卷窃为私有。王波、小机灵、兰兰、芳芳等几个少先队员，在田老师和老陈伯的帮助下，在神秘的暗道里，在美丽的孔雀山上……，和他们进行了惊心动魄的斗争。后来，古经卷到底落到谁的手里？少先队员们得胜了吗？请小朋友们仔细地读完这本书，就会得到满意的答案。

尾花：王玉炳

古 庙 怪 影

马歌今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河南许昌地区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 毫米32开 5.25 印张 84 千字

1981年10月第1版 1981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9,000册

统一书号R 10105·113 定价0.39元

目 录

第一章	夜半钟声	(1)
第二章	可怕的千手佛	(11)
第三章	特别任务	(25)
第四章	藏经楼上的波折	(41)
第五章	神秘的暗道	(60)
第六章	宝贝被烧了	(74)
第七章	奇怪的取宝人	(89)
第八章	孔雀洞遇险	(105)
第九章	智斗盗宝贼	(129)
第十章	危急的黎明前	(152)

第一章 夜半钟声

夜，静极啦，也黑极啦。我从来也没见过这么黑的夜晚：又厚又密的云彩，就象一块大黑布，把月亮遮得严严实实，一点儿光亮也没有。不，那布简直就象遮在你眼睛上，什么也看不见啦。

我和小机灵从兰兰家里出来，猛地从明亮的屋里跑到外面，眼前一抹黑。小机灵一下子撞到我后背上，兰兰也踩掉了小机灵的鞋。她咯儿咯儿地笑着，跑回屋拿出一个电筒递给我，象大姐姐嘱咐小弟弟那样，罗罗嗦嗦地说：“慢点儿走。王波，瞧你愣头愣脑的，小心摔着……记住，明晚儿六点在我家集合，可别光顾淘气，忘了正经事儿。”

“听见了。”小机灵乖乖地说，就象回答老师的问题那么规矩。

兰兰这个人，嗨，怎么说呢？她是我们少先队小队长，同学们都爱听她指挥。本来她比我们还小一

岁，过了“十·一”才十二岁，可她倒象个大姐姐，谁的事儿都爱管。比如：“王波，你的手咋那么脏？”“王波，上课不要回头。”“王波，别乱扔废纸。”“王波……”唉，简直烦死人，我顶不服气啦。所以，这会儿我就嘟着嘴，眼睛朝旁边看，假装没听见她说什么。

兰兰倒挺鬼头，大概看出了我的心思，偏偏又冲着我问：“王波，你来不来呀？”

别看我在心里敢七十三、八十四地顶撞她，表面上可没那个胆子，忙回答说：“当然来啦，这还用说吗？明天不是复习算术吗？”

兰兰这才歪着头，满意地吃吃笑着，跑了回去。

我和小机灵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家走，心里可不痛快啦，一个劲儿地埋怨田晶老师。田老师是我们的班主任，别看她才二十一岁，讲课讲得可好啦，又生动又吸引人，保准你象听评书那么入迷。她知道的东西真多呀，我觉着她准是把全世界的书都读过了。我总把她跟学校里那个年岁最大的白头发老师相比，因为她不光是懂得的知识多，而且总是那么稳稳当当、和和气气的，不笑不说话，从来不大声训斥人。谁要是不守纪律，淘气了，她就一遍又一遍地给你讲道理，从来不发火儿。她就是在批评你，你也觉着那些话象一股暖暖的风吹进耳朵，一直暖到心窝里。我们可喜

欢她啦，心里有啥话，哪怕不跟爸爸妈妈说，也乐意告诉田老师。可她也有叫我们感到不舒服的地方，就是对我们要求得太严格啦。就拿成立学习小组这事儿说吧，我就觉着她太爱多管闲事儿。本来嘛，全镇的学校都不上课了，干嘛还叫我们学习呀？

停课的日子我记得可清楚啦：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号，到现在已经有两个月了。从这天起，我们就成了“小野马”，成天满街跑，无拘无束的。大街上多热闹呀！到处都是大字报，就连马路上都用白灰写上了标语。大烟筒上、房顶上支起了大喇叭，常呜呜哇哇地喊到半夜。广场上从早到晚围着成群的人，粗脖红脸地搞辩论；从大楼的窗口和宣传车上撒出大大小小的传单，红红绿绿的，满天飞舞。我每天都能拣回一大摞儿。我从广播和传单上知道：要搞“文化大革命”啦，要“破四旧、立四新”。我顶爱干这种事儿了。可是田老师偏偏把我们编成学习小组，让我们按时复习功课，反反复复地讲：“同学们，啥时候也不能扔了功课啊。”兰兰是我们小组的组长，她简直比田老师还认真，迟到一分钟都不行，真烦人！其实这个“革命”是咋回事儿？啥叫“四旧”？我也闹不明白，反正觉得挺有趣儿：成天砸牌匾、扒墙头、贴标语，到处乱跑，可比在学校里坐硬板凳痛快多了。

可是，也有不高兴的地方：前些日子，镇子里成立了个“破旧立新造反派”，头头是个叫孔连贵的人。他领着一群戴红袖标的人冲进了我们家旁边的那座大庙，把老和尚、小和尚全撵跑了。那块写着“华藏寺”三个金字的大匾，也砸个稀巴烂。我和小机灵、兰兰从小就在庙旁边玩儿，可喜欢它啦，砸大庙，我们心里可不是个滋味儿。

瞧瞧，这不走到大庙跟前了？那水磨石砌的围墙，足有一个排球网那么高。供着佛像的前殿、后殿、大雄宝殿，有十几间教室那么大。大殿和钟楼的飞檐上，都趴着一条飞龙，长长地探起龙头。猛地一瞅，嚯！你觉着那大殿、钟楼随时都会腾的一下飞起来，可有气势啦。听说在庙里的文物收购管理处的老陈伯说，这座庙有好多好多年了。他给我出过一道算术题：我的年龄加上我爸爸的年龄，还得加上我爷爷的年龄，再乘上5，就等于大庙的年龄。答案我还没有算出来，可我知道这庙是够老的了。

我家就在大庙附近，我从小就爱爬上墙头、攀上飞檐去掏麻雀，还没少挨老和尚骂呢。因为常爬上爬下，我练出了一套上高的本领，同学们都管我叫“小山鹰”。庙里那座最高的钟楼，同学们没有一个能上去的，可我上过好多回了，我看见里面吊着一个大铜

钟，差不多有一间小房子那么大。我们都特别喜欢那钟声：“当啷——当啷——”传遍了梨河边上的这个小镇。

别看这个镇子不大，只有两千多户人家，可它又整洁又漂亮，整个形状象个放倒了的长脖儿大花瓶，

“瓶底儿”紧挨着绿色的孔雀山，“瓶嘴儿”呢，紧扣在梨河边。乳汁一样甜蜜的梨河水，好象能通过这个“花瓶”流到孔雀山上，把满山的草啦、树啦浇灌得格外青翠。嘿，这样美丽的小城镇，我只有在画片上才见过。

八成是听惯了钟声的原因吧，那声音听起来就象唱一支怪好听的歌儿。可自从孔连贵他们把大庙封了以后，大钟成了哑巴，我再也听不到那熟悉的钟声了。

我望着黑乎乎的大庙，一边走一边想：在这么静的夜晚，大钟要是响起来该多么有趣，保准又好听又响亮，能传得老远老远。我正低头瞎想呢，突然，“当啷——当啷——”大钟真的响起来了！咦，怎么回事儿？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当啷——当啷——”嘴，声音真大，八成在天上都能听见。

小机灵吓了一跳，扯住我的衣袖惊慌地问：“王波，这是咋的啦？”

问谁？！

而且那钟声响得也不对头，没个节奏，就象用什么东西乱敲乱撞似的。我瞪大眼睛，瞅着黑乎乎的钟楼，可是什么也看不清。

正纳闷呢，突然，我的天！你猜怎么着？我的眼前猛地一亮，只见钟楼上、大庙的院子里冒起一片火光，窜得老高老高，把半边天都照得发了红。庙里还传出一阵阵叫喊声，听起来怪森人的。还没等我弄清是怎么回事儿，紧跟着又传来“喀噹”一声巨响，震得耳朵嗡嗡的，好象城外的孔雀山倒了一样，脚下的地都直颤悠。天！这是怎么了？

小机灵吓得身上直抖，紧紧地靠住我，慌里慌张地问：“大庙里闹鬼了吧？”

“呸！”我冲地下吐了一口，生气地说：“胡扯！”

唉，这个小机灵，脑瓜儿倒满聪明：算个算术题啦，猜个谜语啦，办事儿出个道眼啦，谁也比不上他；要是捉迷藏，全班都找不着他。要不，干嘛叫他“小机灵”？可他就是胆小，一个人都不敢走黑道儿。要是我，哼，半夜都敢爬一趟孔雀山！他这份胆小劲儿，我真瞧不起，就大声呵斥他：“哪有什么鬼？你吓懵了吧？”

小机灵嘟嘟囔囔地说：“那，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儿？”

我望着从四面八方跑来的人，也糊涂得要命。

“砸庙啦，烧庙啦！”

咦，这不是兰兰的声音吗？我回头一瞅，哟，她不知什么时候站在我们身后了，紧咬着小嘴唇，斜着眼睛盯住庙里的火花。我知道：只有她最生气的时候才这副模样儿。

我的心也“咯噔”一下：撵和尚、封大庙，也许是反对封建迷信啥的，可干嘛还要烧要砸呢？留着它又有啥害处呢？

小机灵倒高兴起来了，拍着手跳着脚喊：“太好啦！烧呀，砸呀，冲啊！”飞快地冲进庙里。我和兰兰也跟了进去。

大庙里乱哄哄的，到处都是人。四下一瞅，呀，真惨！院子里那些老柏树都砍倒了，禅床、袈裟扔了一地，最显眼的是那口大钟，从钟楼上扔了下来，把地砸了个大坑，怪不得刚才那么大的响动。大钟旁还四脚朝天地倒着个大香炉。一些泥塑的佛像被砸得粉粉碎，把门的小鬼儿光剩下一个头，龇牙咧嘴的。几个檀香木做的大佛像，叫几个人抡着大锤砸碎了，又点火烧起来，到处都是烟灰。一些大铜佛，什么三世

佛啦，释迦牟尼佛啦，十八罗汉啦，都被人拖出来砸坏了。山门上、庙墙上糊满了大标语，什么“破四旧、立四新”啦，什么“填平封建坑、挖净修字根”啦，字儿都写得又黑又大，个个都象瞪着眼睛冲你喊似的，把我和兰兰都闹傻了。

小机灵又跳又蹦地跑过来，抡着一只佛像的胳膊，大声嚷着：“嗨，真痛快，真好玩儿！”

兰兰皱了皱长眉毛说：“这才不是破四旧呢。我看倒挺象搞破坏。”

小机灵急忙捂住她的嘴，伸手指了指大庙的影墙。有几个人正在上面贴标语：“谁反对破四旧，就砸碎谁的狗头！”

兰兰满不在乎地说：“本来就不对嘛，干嘛不让说？”

小机灵小声说：“兰兰，可别瞎说，你咋知道不对？”

兰兰说：“我爸爸说什么了？你们全忘了呀？”她絮絮叨叨地说起她爸爸讲过的话来。

兰兰的爸爸是搞考古工作的，常年在梨河上游的大山里考察。休假回来的时候，我们可爱听他讲考古的事儿啦：哪儿有一座八百年前的古坟啦，哪儿发现了一把古代的青铜剑啦，可有趣儿了，我们全爱听。兰

兰的爸爸可喜欢这座大庙了，每次回来都前前后后地看个没够儿。他常对我们说：“咱们中国，有灿烂的古代文化，全世界都出名！这座大庙，还有里头的佛像，都是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是珍贵的文物古迹，你们要爱护它、保护它。”想起这话，我也觉得兰兰说的对。

可是小机灵撇撇嘴说：“这也是四旧嘛，就该砸！”

瞧这个小机灵，他总觉着自己的脑瓜儿比别人聪明，认准一个门儿，八头牛也拉不回来，真气人！

兰兰倒没急，反反复复地讲道理说服他，就象田晶老师讲一道难解的算术题那么耐心。我听得都能背下来了，可小机灵还是一个劲儿地摇头。

我可不耐烦了，气呼呼地冲他开了一炮：“真不开窍！你的脑袋是木头做的吗？”

小机灵火了：“你是个迷信脑袋！”

我这个人本来就火气大。大庙砸坏了，我已经满心不痛快，现在小机灵又这么顶撞我，肚子一子下气得鼓鼓的，直着脖子喊：“大庙就是不应该砸！”

小机灵也尖起嗓门儿嚷：“就该砸，砸个稀巴烂才痛快！”

“呸！”我再也忍不住了，朝小机灵脸上吐了一

口。

这下小机灵可真急眼了，撸胳膊挽袖地就要动手。我也象一只顶架的小山羊一样扑过去。兰兰怎么拉也拉不住。小机灵害怕了，直往后退。兰兰抓住我的胳膊，气得声调都变了，大声说：“人家心疼庙还心疼不过来呢，你们倒有心思吵架！”

她往地下一蹲，“呜呜”地哭起来。她哭得那么伤心，把我和小机灵都哭呆了。



第二章 可怕的千手佛

大概快到半夜了吧？厚厚的云彩缝里跳出了几颗小星星，象刚从热被窝里探出头的孩子，调皮地眨着眼睛，一会儿缩进去，一会儿又伸出头来。

看热闹的人早就散了。孔连贵领着砸庙的人，大声吆喝着，赶走了贪玩的孩子，把庙门关上了。大庙里又静得一点儿动静都没有，就好象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过一样。

我们也离开了大庙。兰兰噤着嘴一声不吭。我知道她是心疼大庙，可又不知道怎么劝她。为了不让她太伤心，我和小机灵当着她的面和好了，又一起把她送回了家，才顺着庙墙根回自己家。

四下里黑咕隆冬的，静得要命。小机灵大概有点儿害怕了，非要在我前头走不可。刚走到墙拐角儿，他突然站住了，惊慌地指着前面说：“你看，快看！”

我仔细往前面一瞅，呀！影影乎乎地看见庙墙下

站着一个人。只见他往墙上窜了几下，“咕咚”一声摔下来；可他马上爬起来，又去攀墙头。墙高得要命，他连着爬了好几回都摔了下来。最后一回八成是摔狠了，半天才爬起来。可他也真有个犟劲儿，又往上爬。还别说，这回他真上去了；骑在墙头上，晃了几晃，试探着要往庙里跳；一下子没抓稳，“咕咚”一声栽到里面去了。

我闹糊涂了，问小机灵：“他这是要干啥呀？”

小机灵眨着小眼睛想了一会儿说：“准是要偷东西，没错儿！”

我说：“庙里有啥可偷的？”

小机灵说：“怎么没有？听我奶奶说，有的大铜佛里还有金子哪！”

“嗨，这还了得！”我一听就火了。我这个人就是脾气爆，碰到气人的事儿，不合理的事儿，总是捺不住火儿，非要管管不可。这个人要偷东西，哪能放过他？我一挽袖子说：“走，抓他去！”

小机灵有点儿不大乐意，嘟嘟囔囔地说：“算了吧。天这么晚了，人家都有点儿困了。”

“瞧你！”我生气了，“田老师不是常说‘少年儿童要勇敢地同坏人坏事作斗争’吗？咱们碰着了小偷哪能不管呢？你保准是害怕了，那我自己去！”

小机灵这个人也怪有意思：他胆儿顶小啦，可最怕别人说他不勇敢。听我这么一说，他倒非要去抓不可了，伸胳膊蹬腿就要上墙。嘿，要论上高，他可差远啦。还没等他抓住墙头，我已经噌噌噌地爬上去了。墙这么高，一般人可爬不上来。可小机灵也真有办法：他从墙下边的排水沟里钻进来了。

我悄悄地溜下墙来，小机灵也从地下爬起来，紧紧拽住我的衣襟儿，摸索着往前走。满院子都是碎砖断瓦，还有砸碎的檀香木佛像。脚一踩，哗啦直响。我俩只好翘着脚尖慢慢儿走。起初还能影影乎乎看见那个人的影子，可是走到大雄宝殿的旁边，那个人一闪身不见了；紧跟上几步，才看见他奔了殿后的藏经楼。只见他四下瞅瞅，用手去推花格棂殿门，连推了几下也没推开。大概是上了锁啦。那个人呆呆地朝楼上瞅了一会儿，回身又直奔西大殿。我们也急忙跟过去。殿门敞开着，那个人照直走了进去。

我和小机灵蹑手蹑脚上了台阶，探头往花格棂窗户里边瞅，里头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见。仔细听了听，也没有什么动静。

我悄悄地对小机灵说：“走，进去看看。”

小机灵犹犹豫豫地说：“就在这儿堵着，不行吗？”